# 引子：人心险恶伦理乱 月黑风高丧黄泉

诗曰：人人俱有佛性，个个天赐道根，洁身自好心坦荡，不怕半夜鬼敲门；做人须当自律，做事莫要欺心，鸡鸣狗盗乱人伦，迟早定会遭报应。残诗表过之后，从内引出一部武家庄奇案，看官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不妨牺牲些您宝贵的时间，浪费些您的眼神，看一下不才的拙作，虽不能让你叹为观止，至少可以让你明白点道理。同时，也能警戒自己在这短暂而曲折的人生道路上，不去犯那种低级的错误。在文章开头之前，我先是提醒大家，有几句老话说的很好：孽海茫茫深无底，劝君莫为色所迷，虽然美色人人爱，上有黄天不可欺，人在暗室亏心理，未曾举意神先知；见色而起淫心者报在妻女，匿怨而放暗箭者祸及子孙；酒是穿肠毒药，色是剐骨钢刀，财是要命阎王，气是惹祸根苗；做人处事公平，莫要贪图便宜，你在暗室亏心，须知上有电目神明。这些话对于看官来说，也许觉得生硬，或许不能理解，但这些都是本部小说的真实写照。

那是一九八八年的仲夏，夏至将至，赤日炎炎，太阳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轮子，无情的炙烤着整个大地，村外的农田几乎被烤得土焦苗枯，所有生活在城市或者农村的人们，都被烤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烦意乱，坐卧不安，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身上被晒得起了燎泡。下午七点多钟，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好不容易才盼着太阳落下山去，可这时候虽然没有了太阳的直射，但仍然还是灼热难耐，就像是被装进了烤箱一样难受。这天甚至有不少人还中了暑，这时，就在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境内的偏远小山村里，同时也和大山外的景况一样，所有的人们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好降一降地面上的暑气。晚饭后，年轻点的男男女女，都三三两两有说有笑地跑到了村子外面一条叫“源泉”河滩上去乘凉；老人们却都上到了自家的平房顶上一边借着夜风乘凉，一边和邻居们说着闲话。这个村子不大，总共也就八十多户人家，不到五百口人，不过，你别看这个村庄不大，在唐河县的版图上根本不显眼，可在整个唐河县境内，它可是个出了名的富裕村。在当时的经济收入就达到了巅峰，真是令全县人都瞠目结舌，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“对外开放，最内搞活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；不管黑猫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；以点带面，先让少数人富起来”的战略方针以来，在整个唐河县，是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领跑者，也是镶嵌在唐河县版图上的一颗灿烂明珠，这个山村，就是整个唐河县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的武家庄。

这是农历五月二十几的夜晚，由于白天天气的燥热，因此，到了晚上那闷热的气温仍然一直降不下来，尽管夜已经深了，但这高温迫使人们丢开了睡意。天空中的繁星，也趁着热闹你挤我扛地眨巴着眼眸，就像夜间猫头鹰捕捉老鼠那样，窥视着整个大地上那些内心龌龊的人，也好像在警示着所有的人：手莫伸，伸手必被捉，心莫贪，贪心天不依。

就在这时，老天好像要和那些心术不正，贪淫无耻的人开个玩笑，本来晴朗的夜空中，突然从东北方向飘过来一块乌云，黑沉沉的遮掩了武家庄上空的月牙和繁星。那些在河滩上乘凉的人们，都急急忙忙地跑回了自个儿的家，深怕老天突然下起大雨而把自己隔到了外头。因为这个季节的天气反复无常，阴晴不定，说下就下，谁也没什么办法，因此，霎时间街僻巷静的都已经回家去了。可就在武家庄村东头的一家四合院里一棵开满红花的石榴树下，仍然坐着一位身穿白色衣裙的年轻少妇，手里拿着一把大荷叶蒲扇，慢条斯理地扇着风，不时又停下来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又好像在等什么人，但谁也捉摸不透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已经快十一点了，天空又刮起了狂风，卷着沙尘噼噼啪啪的落了下来，她好像有点失望而不情愿地站起身来，准备回屋睡觉。就在她弯下腰去拣凳子的时候，突然间从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一阵“咕咚，咕咚”，那是男人穿皮鞋走路的脚步声，她便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，仍然站在那棵石榴树下一动不动。她好像从脚步的走路习惯的声音已经知道这个来人是谁了，所以，没有丝毫的惊讶，只是下意识地往后理了理披在肩上的头发，等这个来人轻车熟路地走到了门口时，那咚咚的脚步声稍稍地停了一下，好像在观察着周围动静似的，过了不到一分钟时间，他确信周边没有什么可疑的人，才吱扭一声把那两扇木质的街门推开了一条缝，先是探头往院里观察了一下，然后便从那一尺多宽的门缝里，侧着身子挤了进来，随即反身顺手把门闩上，径直来到站在石榴树下这个身穿白色衣裙的少妇面前，伸手一把抱住了她，满口喷发出熏人的酒气，嘴里还喃喃地说：“宝贝，真让人想死你了”说话间便抱着少妇就往屋里走。这时，白衣少妇便把来人一把推开，似乎有点责怪的语气说道：“你真不要命了，没想到你真是色胆包天，竟然还敢来找死，实话说吧，咱俩的那些破事，已被那个死鬼知道了，就等着他去找你算账吧，都怪你当初死磨硬泡地缠着我，如今可把我给害惨了……”还没等这个白衣少妇把话说完，这个男人便“蹭、蹭、蹭”一连往后倒退了三步，霎时感觉大脑发胀，心跳加快，嗓子眼发干，舌头根发硬，心慌意乱地说：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，那我就走吧，以后再也不会来了，你就好好善待人家吧，千万别找不自在了，毕竟咱俩这不是光明正大的事，仔细想想也挺对不起人家哩。”说罢，他便转身就往外走，还没走几步，就被那白衣少妇一把抓住了衣服，只听她“噗嗤”一声笑了，并且还嗲声嗲气地说：“看你这个大熊包，真是胆小如鼠，亏你还是个村主任哩，就这么几句话就把你吓得尿裤子，还能干得了啥大事，如果真的到了公堂上，你又该成什么样子呢？放心吧，俺家那个死鬼呀，看起来好像发现了什么，这几天有些心神不定，不过呀，早被我哄得云消雾散了，你就放心好了。”那个男人听罢，急促的心跳才慢慢地缓了下来，但仍然是惊魂未定，心里紧张，口干舌燥，心里惴惴不安地说：“你吓死我了，出了一身冷汗，我还真的以为人家全知道了呢。不过，不管人家是否真的知道了，以后，咱俩就收手吧，当人不能太贪，贪多必失。以后呢，各自顾好自个儿的家就行了，免得生出祸端来。”

不知他是因为这个白衣少妇的一番说给吓得没了心思留下来呢，还是他真的良心发现而真的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，这时，他硬是挣开那白衣少妇的手，就往门口走去，却又被那白衣少妇给拦住了。这个男人感到心里发怵，把少妇也拉到了一边，有些心事重重地说：“要不就改天再来吧，不知是咋了，反正今晚感觉心里不对劲，就像打鼓似的，别再出了啥事。”那白衣少妇便一把拉住了他的手说：“胡说，能出啥事，尽是找借口，他这会正在去往广州的火车上呢，既来之则安之嘛，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儿顶着哩，也轮不到你头上呀。再说了，常言说的那句老话好‘哪个男子不多情，哪个女子不怀春呢？’天下就没有不偷腥的猫，谁知道他常年在外头混了几个狐狸精呢？现在是爹死娘嫁人，各人顾各人呗，咋了，大不了就是个离婚。不是今晚我跟你吹，就凭我本人的长相，他根本就不舍得，他要是真舍得跟老娘离了婚，我照样还能找个比他更强更有钱的男人。或者我就干脆谁也不找了，就赖着跟你过一辈子好了，难道你还养活不了我吗？反正，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，确实也真的是离不开你了，今晚你要是走了，我一个人会睡不着的，你别扔下我还是留下来陪我吧，啊？就算是我求你了行不行呀……”白衣少妇的几句话，说得这个男人没了主意，便半依半就地进了屋，白衣少妇反手闩上了屋门，来到了里间，拉灭了电灯，宽衣解带上炕睡觉去了。

大约到了子夜一点多钟，全村人都已沉浸在睡梦之中，就在武家庄村东头的四合院墙外，一个黑影像幽灵似的，一纵身便从门楼旁边的矮墙上翻了进来，他猫着腰，踮着脚，蹑手蹑脚地来到四合院堂屋东间的窗户底下，把头贴在了窗台上，侧着耳朵仔细听着屋内的动静，只听见屋内传来轻微的鼾声，便知道屋里的人已经熟睡，他便松了一口气，反身来到堂屋门口，从腰间掏出一把虎口来长二指来宽明晃晃的薄身两刃匕首来，对准门缝插了进去，轻轻地挑着门插，慢慢地往一边滑动，不一会，只听里边轻轻地“滴答”一声，门插子滑脱了门插关，他把匕首又重新插回了腰间。然后，他便一手抓着门鼻子，一手抓着门搭镣，用内力轻轻提起，小心翼翼地把门推开有一尺多宽，他回头看了一下院子，便侧身挤了进去，摸索着进了里间的门。站在了临着窗户的土坑边，他借着从窗户外面透进来的一线朦胧、微弱、而惨淡的月光，认准了仰面朝天躺在土炕外边的是一个男人之后，便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宽不过一寸，长不过半尺的金属盒子，从盒子里取出一根笔杆似的东西，咬了咬牙，照准了这个熟睡的男人的太阳穴，举手就准备往下打。就在这时，他一不小心便踢翻了那个男人脱在土炕跟前的皮鞋，紧接着熟睡在土炕上的这个男人好像喉咙里有了痰，便大声咳嗽了两声，吓得站在土炕边上这个男人没敢出声，他敏捷地蹲下身去，霎时出了一身冷汗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憋得喉咙眼咕咕作响，也不敢呼吸出声来，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土炕上的那个男人的反应。不大一会儿，只听得土炕上的男人翻了一下身子，脸朝着窗户那边，便枕着那少妇的胳膊又呼呼睡去，一会便又轻轻地想起了鼾声。蹲在土炕下的男人这才慢慢站起身来，重新举起手里的东西，照准了土炕上那个男人的太阳穴就打了下来，只见土炕上的那个男人，一动没动，连哼一声都没顾得上就停止了鼾声，急急忙忙去找阎王爷报到了。站在土炕边的这个男人伸手去土炕上那个男人的鼻子上探了一下，不到三秒钟，他便把手缩了回来，倒退着出了房间，又蹑手蹑脚地侧身出了屋门，反身又用手轻轻提着两扇屋门，对严关上，又从腰间掏出那把明晃晃的匕首，把门重新带上，这时的他才平心静气下来。然后，用鄙视的目光，朝着里间那个没有灯光的窗户瞟了一眼，又好像是大仇已报，解了心头大恨似的，从鼻孔里挤出一声“哼”，并且还朝着那个窗户啐了一口吐沫，“呸”的一声啐了老远。他这才又翻身出了院墙，又像幽灵似的消失在了夜幕之中，这才真正的叫做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，做明事人人揭晓，暗亏心唯有天知。万恶须知淫为首，做事谨记公为先。善恶之终总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欸，看官先生，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不禁心中会有个谜团：这个翻墙越院如履平地的幽灵似的男人是谁？那个死在土炕上的男人又是谁？这个在石榴树下的白衣少妇又是谁？这两个男人和这一个少妇之间又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和仇恨呢？如果你真的想要解开这个谜团的话，那就不要性急，听我给你慢慢解释便是。